



家庭的幸福

〔俄〕列夫·托尔斯泰 著

林楚平 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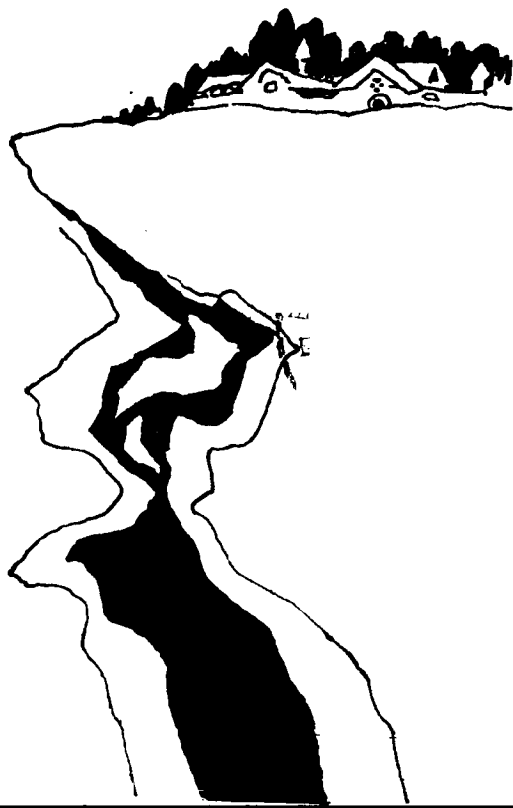
浙江人民出版社

家庭的幸福

〔俄〕列夫·托尔斯泰 著

林楚平 译

浙江人民出版社



封面设计 许建斌

责任编辑 刘微亮

本书主要根据英国艾尔默·毛德的托尔斯泰作品选集
英译本（英国牛津大学版）译出

家庭的幸福 [俄]列夫·托尔斯泰著
林 楚 平 译

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杭州武林路196号) (杭州环城北路天竺桥堍)

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9.125 插页 5 字数 207,000 印数 00,001—35,000

1983年1月第1版 1983年1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10103·337 定 价：0.97 元

前 言

《伊凡·伊里奇之死》是托尔斯泰的名篇之一。莫泊桑读了这篇作品以后曾说：“我明白了我的全部事业都毫无意义，我整个十大卷作品都一文不值。”这话虽然不免过谦，实在也是叹服托尔斯泰现实主义的笔力与功底。俄国的医学文献更直接提出：“每一个医生，不管他属于哪一科，都应当用最专注的心情来读完这篇就这个题目而言世界文学作品中再没有比它更为出色的小说，这样，他就会懂得癌症患者所体验到的那种种无穷无尽的恐惧和思虑。”作家在这个中篇中，通过一个高级官吏的生与死的历史，以对癌症患者肉体痛苦的惊人体察，以深刻的心理描写，以惊人尖锐和暴露的笔触，揭露了沙皇俄国的官僚机器如何摧残一个人纯洁的心灵，戕害他性格中善良的成份，使之成为麻木不仁、尸位素餐的官吏。小说的主人公伊凡·伊里奇直到临死前不久才痛苦地意识到：他整个一生的生活都“不是那么回事”；倒是青年时代对于某些社会现象所怀的“腹诽”和反抗之火才有可能成为真正的生活，但是这种反抗之火刚一出现就被扑灭了，现在剩下的只有死，他为此而痛苦万分。作家并不直接指出造成这个悲剧的社会原因，也不正面谴责造成主人公性格畸形的社会制度，他好象只在客观地讲述一个官吏的生活史，但却达到了对整个官僚

阶层腐朽寄生生活的高度概括，让人看到那种庸俗猥琐生活的惊心动魄的悲剧性。

托尔斯泰在完成了长篇小说《安娜·卡列尼娜》之后，曾经用了九年的时间，潜心钻研宗教和人生的问题。他的结论是：人的肉体的死亡是不可避免的，而人的真正生命则在于精神方面。只有真正体会到生命的觉醒，人对于死亡的恐惧才会停止。《伊凡·伊里奇之死》就是作家用小说的形式来形象地表述这个哲学命题的作品。《三死》是关于同一主题的又一个短篇，写的是，“三个生物死去了——一个贵妇人、一个农民和一棵树。贵妇人是既可怜又可厌，因为她一辈子撒谎。她所理解的基督教并不能解决生与死的问题。那个农民死得很安静，就因为他不是基督教徒。他的宗教是他终生与之作伴的大自然……是他跟整个世界的和谐相处，不象那个贵妇人，她跟整个世界是啮衄不和的。那棵树死得安静、诚实、漂亮。因为它既不撒谎，也不故作，既不害怕，也不惋叹。”（引自托尔斯泰给他夫人的信）作家在这里表明，老百姓不仅在他们的辛劳生活方面，就是在对待死亡的态度方面，也比贵族统治阶级来得高明。

《家庭的幸福》是一部带有自传性质的小说，写作的时间在《安娜·卡列尼娜》之前。《安娜·卡列尼娜》中悲剧性的矛盾在这篇小说里已经初露端倪。主人公谢尔盖·米海伊里奇和妻子玛丽亚（即故事的叙述者）虽然年龄相差甚远，性格迥异，对生活的看法也大异其趣，但是他们婚后的家庭生活还是幸福的；后来由于涉足社交界，女主人公原来纯洁的感情世界立即被那种骄奢淫逸的社交生活玷污了，加上年龄性格上的差异，两人就时时发生齟齬，处处造成隔阂。作者最后虽然还是把主人公送回到家庭的幸福中，但这已经不是当年热恋时的幸

福，而是另一种舐犊育雏式的幸福了。谴责贵族社会社交生活戕害纯洁真挚的感情，在人们身上培养起虚伪、做作与冷漠，这原是托尔斯泰许多作品的一贯主题，但是出之以如此酣畅的抒情笔调，到处是如此浓郁的诗情画意，这在他的作品中也是少见的。要说这篇作品的弱点，那恐怕是人物的内心活动还缺乏点明显的社会动机，对宗法制庄园生活的赞美和肯定也嫌过了些。

《弗朗索瓦》以下五个短篇，有的是托尔斯泰改写别人文字的作品，有的是别人对托尔斯泰作品的仿作，现在尽可能把双方的文字刊在一起，供学习写作的人和文学研究者研究参考。大家知道，托尔斯泰写这类文字虽然意在宣传某种宗教伦理思想，但不论是在写作技巧上还是在语言文字上，他都付出了大量的辛勤劳动。他在给他夫人的信中说：“在语言上花的工夫简直可怕。必须使一切都显得美丽、简短、质朴，而且最主要的是——明了。”为了写作这类作品，他深入地钻研了各种民间文学作品和人民的口头语言。这甚至使他的写作手法与语言文字都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书本的文学语言已为他所厌弃，他一心向往的是一种生动、明了、朴素的人民语言。一篇一万来字的故事——例如，《人靠什么活着？》——他能用半年多的时间去写它；而且留下了三种完全不同的稿本和十二种开头部分各不相同的草稿。本书所收的寓言故事《三个问题》的写作经过就很有意思。俄罗斯小说家、也是托尔斯泰的好友尼·谢·列斯科夫（1831——1895，高尔基曾称之为“俄罗斯语言最杰出的专家”）曾从托尔斯泰口中听到这个故事的内容，对于其中所包含的哲理极为欣赏，因此征得托尔斯泰的同意，于1890年把它写成童话（《上帝行使意志的时刻》），发表后寄给了托尔斯泰。托尔斯泰对此十分高兴，但认为文中

的“形象、色彩和形容用语过多”是美中不足之处，因为他认为这反而损害了列斯科夫的作品。过了十三年，即1903年，托尔斯泰已到七十五岁的高龄，却亲自动手来写这篇寓言，刊出时还特意加了按语，说明它和列斯科夫的童话内容雷同的原因。可见就是这么一篇短文，作家也是极其严肃认真，不惜花费时间与精力的。感谢李纪慈同志特为本书译出列斯科夫的童话，使读者得以读到两位俄国大作家为同一主题所写的两篇迥然不同的作品。本书最末两篇暂时还找不到对应的文字，以后如有机会再版，当再行设法补足。

高尔基常说，托尔斯泰对语言文字的敏感有时到了病态的程度。所以译他的作品总是不免有点战战兢兢的。何况我又是从英文转译的，无异在花毯的背面（有人说，读翻译作品有如看花毯的背面）再作临摹，心情自然更难踏实。好在我的本意只在介绍托尔斯泰这些在艺术技法上很有值得借鉴之处而国内一时还没有译文的作品，待将来有了更好的译文，我的译本也就自然淘汰了。

《弗朗索瓦》和《太贵了》这几篇最初都是“文化大革命”以前译出的。十年动乱中几经抄家搬家，初译稿散失殆尽，这次都是重译的。《家庭的幸福》第一部的译文还是住干校时劳动之余的产物。《从“不应该那么写”谈起》一文原是我当《东方》杂志发表《弗朗索瓦》等篇时所写的解释性的按语，现在加个题目作为附录收在书末，倒不是因为文内有什么高明的见解，只因为它说明了我译介这几篇文字的初衷。有意此道者，我想，或者还可以一读的。

译者

1982年元旦于北京

目 录

前言	1
伊凡·伊里奇之死	1
家庭的幸福	67
三死	162
猎熊	179
弗朗索瓦	189
附：莫泊桑原作《海港》（李青崖译）	198
太贵了	210
附：莫泊桑原作《摩纳哥的囚徒》	215
三隐士	219
附：哈里斯仿作《圣者》	226
三个问题	237
附：列斯科夫原作《上帝行使意志的时刻》 （李纪慈译）	241
苏拉特的咖啡馆	268
劳动、死亡和疾病	277
附录 从“不应该那么写”说起	280

伊凡·伊里奇之死

法院大厦里在审理梅尔文斯基案件。在中间休息的时候，法官和检察官们都聚集到伊凡·叶戈洛维奇·谢贝克的私人办公室里来了。话题转到哄动一时的克拉索夫斯基案件。费奥多·瓦西里耶维奇热烈主张，这个问题不属于他们的审理范围，而伊凡·叶戈洛维奇则持相反的意见。彼得·伊凡诺维奇开头就没有参加讨论，因此也就不发表意见。他正在浏览一份刚刚送来的《新闻报》。

“诸位，”他说，“伊凡·伊里奇死了！”

“说哪儿的话！”

“这儿，请自己瞧吧。”彼得·伊凡诺维奇答道，把那份带有油墨气味的报纸递给费奥多·瓦西里耶维奇。一个黑框里印着这样的字句：“普拉斯科夫雅·费奥多罗夫娜·戈洛文娜，以深重哀思，讣告诸亲友：先夫，法院法官伊凡·伊里奇·戈洛文，于1882年2月4日不幸仙逝，葬礼定于星期五下午一时举行。”

伊凡·伊里奇是在座诸人的同僚，也是他们大家所喜欢的人。他患病已有几个星期了，得的据说的不治之症。他的位置还

为他保留着，但是人们正在猜测，他一旦去世，亚历克赛耶夫可能接替他的位置，而接替亚历克赛耶夫的位置的不是文尼科夫就是什塔贝勒。所以一听到伊凡·伊里奇去世的消息，房间里每个人首先想到的是他们自己和他们的熟人中间可能发生的人事变动与迁升。

“我准能得到什塔贝勒或文尼科夫的位置，”费奥多·瓦西里耶维奇想。“这是早就答应了的。这次提升意味着，除了津贴以外，每年可以多得八千卢布。”

“这回我得请求把我的内弟从卡卢加调来了，”彼得·伊凡诺维奇想。“我的妻子会很高兴的，而且再不能说我从未给她的亲戚办事了。”

“我原来就认为他再也起不了床了，”彼得·伊凡诺维奇说。“这真叫人难过。”

“不过他到底得的什么病呢？”

“大夫也说不出个名堂来。他们说倒是都说了，只是各人各说一套。我上次见了，他，倒以为见好了。”

“自从上次假期以后，我就没有见过他。心里倒是老想去的。”

“还有点积蓄吗？”

“我想他太太大概有一点吧，不过也很有限。”

“我们是应该去看看她的，可他们住的地方真是远得吓人。”

“你是说离你住的地方很远吧。离你那儿是没有近的地方的。”

“你们瞧瞧，我因为住在河对岸，他就再也不依不饶的了，”彼得·伊凡诺维奇向谢贝克微笑说。然后，他们一边谈着城里各处之间的远近，一边回到法庭上去。

除了伊凡·伊里奇之死可能引起人事迁升方面的种种考虑外，单是一个熟人去世这个事实，就象通常那样，在所有听到这个消息的人们中所引起的却是一种快慰之感：“死的是他，而不是我。”

每个人都想到或者感觉到：“哦，他死了，但是我还活着。”不过伊凡·伊里奇更亲近的熟人，即所谓朋友们，还不能不考虑到，他们现在不能不去履行一些非常头痛的人情礼法了：参加葬礼啦，慰问遗孀啦，等等。

费奥多·瓦西里耶维奇和彼得·伊凡诺维奇都是他最亲密的熟人。后者还同伊凡·伊里奇一起念过法律，并且认为自己受过死者的恩惠。

吃饭的时候，彼得·伊凡诺维奇把伊凡·伊里奇去世的消息以及有可能把她的兄弟调到他们这个巡回区来的设想告诉了他的太太。之后，他又牺牲了饭后照例的小睡，穿起晚礼服，驱车前往伊凡·伊里奇家。

门口停着一辆四轮马车和两辆轻便马车。楼下大厅衣架旁边，靠墙立着一个涂了金粉的棺材盖，上面蒙着一块金线织物，缀着穗子。两位穿着丧服的太太正在脱下她们的皮大衣。彼得·伊凡诺维奇认出来，其中一位是伊凡·伊里奇的妹妹，但是另一位他就不认识了。他的同事施瓦茨这时候正好从楼上下来，看到彼得·伊凡诺维奇进来了，他就停住脚给他递了个眼色，仿佛是说：“伊凡·伊里奇把事情弄得一团糟——不象你我这样。”

施瓦茨蓄着英国式的络腮胡子，身材瘦削，穿着晚礼服。他脸上照例现出优雅而庄重的神情。这跟他那种嘻嘻哈哈的性格很不协调，或者至少在彼得·伊凡诺维奇看来是如此。

彼得·伊凡诺维奇让过了两位太太，自己跟在她们后面慢

慢地上楼。施瓦茨站着没有下来。彼得·伊凡诺维奇知道，他是想张罗一下那天晚上的牌局。太太们上楼到伊凡·伊里奇太太的房间里去了。施瓦茨嘴唇紧闭，眼睛里却透着调皮的神情，向右边停放遗体的房间扬一扬眉毛。

彼得·伊凡诺维奇进去了，却象每个人遇到这种场合的情况那样，不知怎么办才好。他只知道，在这种时候给自己划个十字是万无一失的。但是他又确不定，在划十字的时候要不要鞠躬行礼。因此，他就采取了一种折衷的办法：他一进房间就给自己划十字，同时还略微躬一躬身子，象是鞠躬的样子。与此同时，在他的头部和胳膊所能转动的范围内，他又把房间打量了一遍。两个年青人正一边退出房间，一边在自己身上划十字。他们显然是外甥，其中有一个是高中学生。一个老妇人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一位眉毛弯曲得有点怪模怪样的太太正跟她悄悄地说着什么。一位体格强壮、神情刚毅的诵经师，穿着法衣，在大声地念经，那口气是令人深信不疑的。男管家的助手盖拉西姆蹑手蹑脚地在彼得·伊凡诺维奇前面走动，在地板上撒着什么。一看到这个情况，彼得·伊凡诺维奇立刻闻到了一种尸体腐败的微微的臭气。

彼得·伊凡诺维奇上次就来看望过伊凡·伊里奇，并且在他的书房里见过盖拉西姆。伊凡·伊里奇特别喜欢盖拉西姆，特意让他来给他做护理工作。

彼得·伊凡诺维奇继续划着十字，朝着棺材、诵经师和屋角桌上圣像之间的那个方向微微地低着头。后来他觉得举手划十字的时间太长了，他就停下来审视起遗体来。

死者躺着，和一切死人躺着的样子一样，显得特别沉重。他那僵硬的四肢陷在柔软的棺材衬垫里，头部在枕头上微显弯曲。他的蜡黄的脑门以死人特有的方式高高隆起，深陷下去的

太阳穴以上的地方秃了几处。高高的鼻子好像是紧压在上唇上。他的相貌变多了，比彼得·伊凡诺维奇上次见到他的时候还要瘦。但是也象死人的通常情况那样，他的脸容却显得更好看，尤其是，比他生前更威严。那脸上的表情表明，凡是必要的事情他都已完成，而且完成得正确无误。此外，那表情里还有一种对生者的谴责和警告。这个警告对于彼得·伊凡诺维奇似乎是不恰当的，或者至少是不适用的。他感到某种不快，于是匆匆地又给自己划了个十字，转身走了出来——他自己都觉得走得太匆忙，太不顾体统了。

施瓦茨叉开两腿站在隔壁房间里等他，双手在背后玩弄着大礼帽。单是看到他那种乐乐呵呵、修饰讲究而显得优雅的形象就使彼得·伊凡诺维奇精神为之一振。他觉得，施瓦茨是超然于这种乱糟糟的情况之外的，他不会受任何抑郁气氛的影响。施瓦茨的表情表明，给伊凡·伊里奇做一次礼拜仪式并不足以成为打乱那天晚上安排的理由，换句话说，它肯定不会妨碍当晚的牌局：佣人在牌桌四角点上蜡烛，他呢，打开一副新牌，玩它几局。总之，没有理由以为这件小事就会妨碍他们过个愉快的晚上。实际上，在彼得·伊凡诺维奇经过他身边的时候，他就咬耳朵建议他到费奥多·瓦西里耶维奇家打一局。但是彼得·伊凡诺维奇那天晚上的安排显然不是打牌。普拉斯科夫雅·费奥多罗夫娜全身黑服，头上披着一条披肩，和另外几位太太从她自己的房间里出来。她是一个又矮又胖的女人，尽管作了种种努力，但是肩膀以下的身段还是一个劲儿地往横里加宽。她也象站在棺材旁边的那个女人那样，有一对弯曲得特别厉害的眉毛。当下，她带着她们到停放遗体的房间去，说：“礼拜仪式就要开始了，请进吧。”

施瓦茨意义含糊地躬一躬身，仍然站着不动，对女主人的

邀请既不接受也不拒绝。普拉斯科夫雅·费奥多罗夫娜认出了彼得·伊凡诺维奇，叹口气，过去握了握他的手，说：“我知道你是伊凡·伊里奇的知心朋友……”她瞧着他，等待某种适当的答话。彼得·伊凡诺维奇知道这一点，就象他在那个房间知道给自己划十字没错一样。不过，他在这里做的是紧握一下她的手，叹口气说：“请相信我吧……”他所做的就是这些，但是一边做一边也就感到产生了预期的效果：他和她都感动了。

“跟我来，做礼拜以前我要跟你谈一谈。”死者的寡妻说，“把胳膊伸给我吧。”

彼得·伊凡诺维奇伸出胳膊，他们就向里间走去。经过施瓦茨前面时，施瓦茨直给彼得·伊凡诺维奇递眼色，对他表示同情。

“这是跟我们的牌局作对！要是我们另找一个牌家来打牌，你可别见怪。不过要是你能脱身呢，也许可以中途插进来。”施瓦茨以诡秘的神色说。

彼得·伊凡诺维奇更为颓丧地叹了口气。普拉斯科夫雅·费奥多罗夫娜感激地挽着他的胳膊。他们进入一个客厅。这客厅装饰着粉红色的印花布，灯光幽暗。他们在一张桌子旁边坐下来。她坐在一张沙发上，彼得·伊凡诺维奇则坐在一个圆沙发凳上，凳里的弹簧在他身体的重压下吱吱作响。普拉斯科夫雅·费奥多罗夫娜想叫他换个椅子坐，但又觉得这样做是不合她此刻的身份的，也就作罢。彼得·伊凡诺维奇在圆沙发凳上坐下来的时候，想起伊凡·伊里奇当初怎样布置这个房间，又怎样征求过他对于这种印有绿叶的粉红色印花布窗帘的意见。整个房间摆满家具和陈设。在死者的寡妻走到沙发那里去的时候，她的黑披肩的花边被雕花的桌边挂住了。彼得·伊凡诺维

寄站起来想去解开它，圆沙发凳里的弹簧由于解除了它上面的重压，就又弹了起来，顶了他一下。这时候，看到她自己已经动手在解披肩，彼得·伊凡诺维奇就又坐了下来，把凳里弹起来的弹簧又压回去。但是她还是没有解利落，彼得·伊凡诺维奇就又站了起来，凳里的弹簧就又嘎吱一声弹起来。然后，一切过去了，她就掏出一条麻纱手绢，开始哭起来。披肩的插曲和跟圆沙发凳的斗争使彼得·伊凡诺维奇冷静下来，他闷闷不乐地坐在那里。尴尬的局面被伊凡·伊里奇的男管家索科洛夫打破了。他进来报告说，普拉斯科夫雅·费奥多罗夫娜在公墓里选中的那块墓地要两百个卢布。她停了哭泣，带着一种受尽欺凌的神情看着彼得·伊凡诺维奇，并且用法语说，这真难死她了。彼得·伊凡诺维奇做了一个无言的姿势，好象说，他完全相信，这都是实情。

“请吸烟，”她说，声音庄重而伤感，然后就转身同索科洛夫讨论那块墓地的价钱。

彼得·伊凡诺维奇在点烟的时候，听她详细地问了墓地里各个不同地块的价格，最后确定了她要买的一块。完事之后，她又吩咐请个唱诗班。然后，索科洛夫走出了房间。

“样样事情都得我自己操心，”她对正在翻阅桌上的照相册的彼得·伊凡诺维奇说。注意到他的烟灰快要掉到桌子上了，她就马上把一个烟灰碟子递过去，一边说：“要是说，我因为伤心就不料理家务了，我认为这是有点做作的。相反，如果说，还有什么能让我分点心——我不说给我安慰——的话，那就是亲自料理每一件同他有关的事了。”她又掏出手绢，仿佛准备痛哭一场似的。但是突然间，象是制服了她自己的感情，全身一振，她开始语气平静地说下去。“但是我还有点事需要同你谈一谈。”

彼得·伊凡诺维奇低下头来，没有放松凳里开始颤动起来的弹簧。

“临终前几天，他痛苦极了。”

“是吗？”彼得·伊凡诺维奇说。

“唉，真可怕！他不停地尖叫，不是一连几分钟，而是一连几个小时的尖叫。临终前三天，他一直叫个不停。这真让人受不了。我真不懂我是怎么熬过来的。隔三个房间，你都听得见他的叫声。唉，我受的什么罪哟！”

“那么，说他至死神志清楚，这可能吗？”

“可不是！”她低声说。“直到最后一刻。他在临终之前一刻钟才同我告别，要我把沃洛佳带开。”

这个人的一生是彼得·伊凡诺维奇所非常熟悉的：他先是一个快活的孩子，然后是他的一个同学，再后是他的一个老练成熟的同事。因此尽管不愉快地意识到他自己和这个女人的一些矫情之处，但是一想到伊凡·伊里奇临终之前受尽折磨的情况，他还是不能不猛吃一惊。他又记起死者的脸容和压在嘴唇上面的鼻子，不禁产生一种栗栗危惧之感。

“经受三天骇人的痛苦，然后死掉！呃，我也随时可能突然之间发生这种情况的。”他想，有那么一会儿，他感到挺害怕。但是——他自己也不明白是怎么回事——他马上产生了一种习惯性的想法：这是伊凡·伊里奇的遭遇而不是他的；他不应该也不可能发生这种情况；如果以为他也可能发生这种情况，那就会屈服于这种抑郁的情绪了，而这是不应该的，因为施瓦茨的表情就已明明白白地表明了这一点。这么一想，彼得·伊凡诺维奇觉得放心了，于是就饶有兴致地问起伊凡·伊里奇之死的种种细节来。仿佛死对于伊凡·伊里奇是很自然的，但是对于他就肯定不然了。

死者的妻子谈了伊凡·伊里奇许多确实吓人的肉体上的痛苦（彼得·伊凡诺维奇现在只能从这种肉体痛苦对普拉斯科夫雅·费奥多罗夫娜的神经所产生的作用上来间接地体会这种痛苦）。之后，她显然认为需要转入正题了。

“唉，彼得·伊凡诺维奇，我是多么困难呀，真是难死人哪！”她又哭起来。

彼得·伊凡诺维奇叹口气，等她擤完鼻子。然后，他说：

“相信我吧……”于是她又谈了起来，说出她最关心的与他有关的事，也就是问他：在她丈夫去世的这个时候，怎样才能从政府那里得到一笔补助。她装得象是拿抚恤金问题来请教彼得·伊凡诺维奇，但是他马上发现，这方面的细枝末节她都了如指掌，甚至比他还清楚。她知道她丈夫一死，她能从政府弄到多少钱。但是她现在要弄清楚的是，她能不能多搞一点。彼得·伊凡诺维奇设想了几种多搞钱的办法，但是想了一想之后，出于礼貌，就大骂政府小气，然后说，他认为也只能搞到这些了。她叹口气，显然开始设法摆脱她的客人了。注意到这一点，他就把烟掐灭，站起来，握了握她的手，出来走到接待室去。

餐室里摆着一架座钟，这是伊凡·伊里奇从古董店买来的，他喜欢得了不得。在这个餐室里，彼得·伊凡诺维奇遇到来参加礼拜仪式的一位教士和几位熟人。他认出伊凡·伊里奇的女儿，一位俊俏的年轻女子。她穿着丧服，苗条的身体显得更苗条了。她的表情是抑郁、坚决、甚至悲愤的。她向彼得·伊凡诺维奇鞠躬，那神气倒象是他得负点什么责任似的。在她身后，站着一个很阔气的年轻人，也是满脸的不高兴。他是一个预审地方法官，彼得·伊凡诺维奇也认得他。听说，他是她的未婚夫。彼得·伊凡诺维奇向他们沉痛地鞠躬，正要走进停